

我在山东生活了二十五年。在这四分之一世纪里,我差不多走遍了齐鲁大地,我喜欢这块出过孔子孟子的土地。而在山东的诸多城市中,我又特别喜爱烟台。如果把山东的城市比作一群女性,我觉得烟台不是那种靓丽率性的未婚姑娘,也不是那种高腔大嗓的中年母亲,而是一位端庄温婉的少妇,来到她的身边,你有一种踏实妥妥会被亲切款待的感觉。

我是在烟台第一次见识海的。生在中原南阳盆地的我,当兵前只要见到一座小型水库,就觉得那水面大得惊人,就会站在岸边高兴得啊啊大叫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,在济南军区当干事的我随一个工作组到了烟台,站在烟台山上,我才算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海。我记得那一刻我被海的阔大和壮美惊得久久无语。一个内地人看海和一个长在海边的人看海,那感觉完全不一样,我记得我当时满是惊骇:是谁造出了如此大的水面?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水?这么多的水就一直存在这儿?接下来,我又和工作组的人坐船去驻在大海深处一个小岛上的部队调研,船离岸半晌之后,四周全是碧绿的海水,真可谓天水相连水天一色,令人心旷神怡,直想张嘴喊叫点什么。也许是从那一刻起,我就喜欢上了烟台。人能生活在烟台,那真是上帝的一种垂顾。终日有海的陪伴,人的心胸能不开阔?人的眼界能不高远?人活得能不舒畅?

我喜爱烟台,也因为烟台出的好吃好喝的东西太多。苹果,是烟台闻名全国的出

在陕北乡村,秋天是美好的季节,秋晨是最美妙的时刻。

陕北的秋晨多雾。晨光熹微,带着雨毛的晨雾就伴着清风扑面而来,山川、河流、树木、房屋一时间都蒙上了一层白色的面纱。远看如波涛,近观似蝉翼,整个山村被这弥漫的晨雾浸润得湿漉漉的,让人感觉每一块石头都能拧出水来。树叶间微微喀嗒滴,那是雾气凝成的露珠往下滴;枝头上传来“扑棱棱”声,湿了毛的鸟雀正在抖羽翎;岩壁上响起空洞音,那是受了潮的碎石落在河水中;窗户外一阵“沙沙”响,雾打窗纸湿淋淋。蜜蜂徘徊,蝴蝶踟躇,它们有心贪花,无奈翅湿难振;山鸟锐叫,秋蝉长吟,它们渴望交友,难觅迷雾中的族群……

太阳初露头,晨景更迷人。白雾悠悠山头绕,炊烟袅袅村口升,东边天空喷朝霞,西山阳注似铺金,村庄顿时成了那神话中的仙境。这时候你站了看:小河绕村行,晨光穿林过,小路缠山腰,田野紫气腾。川道里“黑泥烂墙”,土地像油浸透的一样;山坡上一片深绿,浓重到将要流动。你若是走在山路上,吸引你眼球的将是另一番景致:杨树下洒落一层厚厚的黄叶,桃杏树穿上一身浓浓的红装;路旁的野菊迎着秋霜怒放,草丛间蚯蚓和着清风吟唱。崖畔上闪过一道白光,那是机灵的松鼠在上下跳跃;草丛中习习有声,野兔如迅风般追逐田鼠。整个村子如同熟睡的婴儿,显得安详、闲适、恬静、惬意。

秋晨的田园是一种丰盈的美。河条里玉米如帐,白的龇牙,黄的咧嘴,菜豆伸开身躯攀附而上;山坡上糜谷金黄,穗儿低垂,秆儿摇晃,反侧着的叶面露珠闪亮。山岭上荞麦妖艳,粉嘟嘟的脸庞凑向白云;梯田里高粱强健,齐刷刷的拳头直指蓝天。

落叶情思

徐安国

深秋的早晨,我走进一片白杨树林。明媚的阳光,被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梳理成一缕缕,斜斜地射进来,让树林里弥漫着金色的斜晖。树上的叶子差不多掉光了,只有那些粗细不等的光秃秃的枝条仍然顽强地指向深邃的天空。给人一种简约之美,也给人一种苍凉之感。

走在厚厚的落叶上面,每走一步,脚下都会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偶尔,会有一片新的落叶在身边翩翩飘下,无声无息。走着走着,仿佛灵光一闪,我忽然觉得不应该这样无情地蹂躏这些无助的落叶,因为它们是有生命、有思想的……

我立刻驻足,弯腰捡起一片落叶,仔细地端详着——“失血”的叶片又黑又黄又瘦,完全失却了春日那种“肥绿”的感觉——翠绿欲滴,光鲜照人,生机盎然;细弱无力的筋脉清晰可见,叶片卷曲,已经找不到往日那种高挂枝头、拥抱阳光、尽享雨露、开心舒展的风采;叶片上的伤痕告诉我,它曾经栉风沐雨,战胜病虫而不坠“青云”……如今,跌落地下,是高处不胜寒,自愿飘落?是回归大地,还是被高大的枝干抛弃……但不管怎样,落叶始终遵循着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——叶落归根。看,它们一层又一层,密密麻麻,簇拥着生它养它的大树,不离不弃,等待着化成泥土的神圣时刻。

喜爱烟台

周大新

产,济南军区机关过年,总要给每家分一筐到两筐烟台苹果。吃烟台苹果,那真是一种享受,先拿到手里欣赏她红艳艳的面颊,再闻一闻她沁人心扉的清香,然后一口咬下去,让浓浓的甜把你弄得通体舒坦。张裕葡萄酒,更是烟台的名产,朋友相聚,开一瓶张裕干红酒,那是很有品位也很让人陶醉的事情。再就是莱阳的梨,又酥又脆,咬进嘴里就化。烟台的海味也让人嘴馋,我在别处也吃过海参和鲑鱼饺子,可在烟台吃的蝴蝶海参和鲑鱼饺子,味道格外鲜美,因为这里是鲁菜的故乡,经正宗的鲁菜大厨后窗们一过手,海味添了异味,让你吃了还想再吃。我当年所在的部队里,一位战友娶了个烟台媳妇,那位嫂子来队探亲,大伙都想吃她做的菜。问她何以有这本领,她笑道:俺们烟台姑娘,出嫁前都必须学会煎炸蒸煮的做菜本领,不然是会招婆家轻看的。

喜爱烟台,还因为烟台有我喜欢和敬重的人。喜欢的人,是我的一个战友,其人姓王,我们先后调来军区机关,因家属当时都未随军,两人一起到食堂吃饭,一起去爬山锻炼,一起在机关那不大的院子里漫步

金桂花开了,水淋淋的浓绿中显出水淋淋的明黄;南瓜花谢了,毛茸茸的叶面上露珠儿荡漾;向日葵痴了,向晨风打问太阳的方向;老麻子疯了,泛着新绿在圪塔里猛长。青石板小道上“嘚嘚”脆响,调皮的小马驹在戏逗一只奶羊;浅淡的小河床在“汨汨”欢唱,拇指大的小青蛙逆流而上。

陕北乡村的秋晨,山里多景致,家里有看头。硷畔上满了,簇着的是高粱和芝麻,像战士营营时的篷帐,错综复杂;垒着的是糜谷和豆类,像战场上的工事,纵横交错。家家瓜果堆成山,户户庄稼垛成垛;山羊和母猪为抢吃打架,家鸡和麻雀为争食吵嘴。院子内溢了:洋芋塞住了门道,南瓜占领了石床,玉米压垮了树杈,辣椒蹲上了窑墙。

看上去是姹紫嫣红,闻起来是泥土芳香。窑洞里胀了,红薯封堵了窑掌,苹果堆满了土炕,白菜码上了锅台,花椒晾在了柜盖。脚底下小筐摆着大筐,没有一点儿空闲的地方;锅巷里口袋压着口袋,尽是些五谷杂粮。物丰人不在,老猫卧窗台。

陕北的秋晨人何在?在收获的田地里,在运送的小道上,在丰收的喜悦中。洋芋地里有一个人,男女老少手不停,男人抡镢头,女人弓腰捡,小娃娃送来个饭罐罐;玉米地畔两老人,手扳玉米论古今,秸秆如山积,棒子黄澄澄;荞麦地里夫妻俩,镰刀挥得“嚓嚓”响,荞麦捆子满地放,地头拴只奶山羊;川台上传来牛叫声,农人套驴把地耕,未翻的地块浓浓地绿,新翻的地块浅浅地红。背糜谷的人们山梁上过,只见庄稼不见人;驮荞麦的毛驴上坡道,露出湿透肚皮毛。扁担閃閃坎,挑瓜菜的小伙走得欢;露珠落地轻,摘花椒的村姑低声吟。

陕北之秋晨,处处皆诗情,夜夜常入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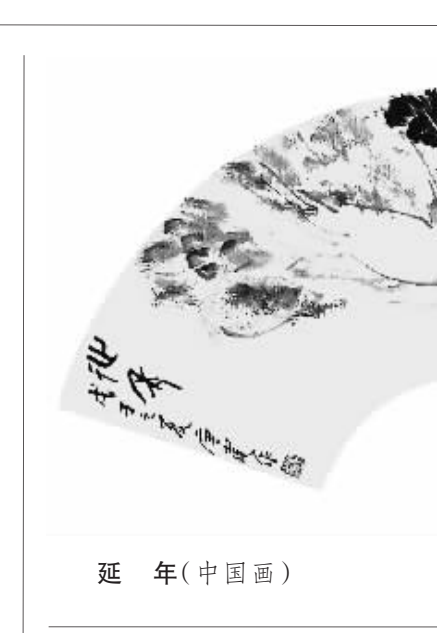
我极力搜寻大脑中关于这片树林的记忆。哦,想起来了,这些树是7年前的一个春天栽下的。当时,树只有一人多高,粗也不过二三寸,树叶更是伸手可得。冬去春来,岁岁枯荣。如今,小树立长成参天大树,想摘一片树叶,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了。

哦,又有一片落叶飘下,落在了一层又一层、密密麻麻的落叶上面,它们紧紧地簇拥着生它养它的大树,不离不弃,等待着化成泥土的神圣时刻。因为,每一片落叶都知道,等新的春天来临的时候,它们将会站得更高。

浪花

总也弄不明白 你腾跃的动力 雪白的思想 穿空裂云 仿佛在指点 八万里河山 又仿佛纯净得 没有一丝尘念 以千万次的飞马扬鞭 对南方以南 夏天枯燥漫长的 闷热 表达从容与淡定 似乎 还有一丝藐视 惹得我 好想用目光亲吻 然后收藏

聊天。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,生活上经常给我帮助。他尤其善讲笑话,极是幽默,很少见他有愁眉苦脸的时候。听他讲笑话,我常常会捧腹大笑忘掉烦恼。我至今还记得他给我讲的一个笑话:一个很讲究发型的男人进理发店理发,理发师很草率地匆匆给他理完,他很不满意那发型,就又掏出五分硬币啪地往案上一拍,说:再理五分钱的!那理发师先是一愣,后又拿起推子,在他的脑门上推了一家伙,结果使他的发型更加古怪……是这位战友,让我感觉到烟台人活得多么达观乐天。另一位敬重的人,也姓王,叫王懿荣,当过清末的国子监祭酒,是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金石文字专家。1899年,是他首先发现了甲骨文,并确认为商代文字,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,为商朝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,为河南安阳的殷商考古奠定了基础。1900年,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,他任京师团练大臣,率军民英勇抵抗,在城破之后,和家人一起投奔殉国。身为文人,我对有如此眼光和骨气的人文前辈怀着深深的敬意。是王懿荣,让我觉得,烟台这个地方不凡,是



延年(中国画) 唐建

中原大地,埋藏着一个遥远的辉煌王朝。

这个王朝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本格局——从北方阴山、燕山到长江以南,从西部陇山到东部海滨,以军事实力统治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。它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,迄今依然诠释一个威权政治的庄严和繁华。它以青铜器皿为体系,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民族对天道的畏惧、对生命的热爱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它创造了古典森严的甲骨文空字,让政令四通八达,成为整个华夏文明的中心。

这个王朝,就是殷商王朝,也是考古发现完全证实的王朝。五千年来,无数古国消逝在漫漫的历史烟尘,惟有中华民族一直绵延不绝。那些源远流长的文字和仪式,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悲欢,雕刻了一个古老族群共同的文化时光。

即使在衰败至极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,那些战争的胜利者们,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:一个整合如此坚韧、体量如此巨大的文化共同体,任何列强都无法将其分而治之。

历史总是重复地证明一个简单的真理:让民族持续伟大的,不是急风暴雨式的军事暴力,而是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、抑或一个文明所能深入的深度和广度。

风云际会的21世纪,在一个巨大的全球化时代,中华文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。我们曾经赖以相互

认同的文化,安放我们心灵和乡愁的文化,还能不能成为我们坚实的信仰,还能不能适应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,还能不能让我们10多亿人凝聚在一起?

我始终认为,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、对生命自由的向往、对诗意审美的追求,始终存在于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,存在于这块大地的一草一木,存在于历代先贤圣哲的一言一行中。这些有形的物质遗产和无形的精神遗产,依

然让我们感到敬畏,让我们有所归依。因此,文化的力量让我们彼此认同,让我们感到温暖,感到无数命运的汇集。因此,十集系列片《河之南》,是一次通过影像完成的文化朝圣之旅。影像是一种具体的艺术,难以精确地复原历史的发展轨迹和一个时代的风貌。我们只能通过采集历史的点滴片断,描摹和想象一个文化高原的时代。安阳,洛阳,开封,郑州,巴比伦,亚述,摩亨佐达罗。这些城市时而威震天下,商旅熙攘,时而朝秦暮楚,声色犬马,代表着不同文明倾尽财富和时间而堆积、触摸到

在山东临沂采风的日子里,我始终处在一种激动的情绪里,耳畔总嗡嗡地响着急骤的枪炮声,眼前是一团接一团的炫目的烈火……哪里能像临沂这样高耸着这么多革命烈士纪念碑?它们使这块土地变得凝重,庄严无比。全国著名革命老区的临沂,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是我党我军建立的滨海、鲁南革命根据地,多少场战役发生在这里,无数革命烈士在这片山水间献出了宝贵生命。坐落在临沂市市区沂州路中段繁华地带的一座烈士陵园,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革命烈士陵园,45米长、21.4米高的纪念堂内,墙壁为巨大的石质联碑,上面就镌刻着62576位革命烈士的英名。肃立在碑下,抚摸那些年轻的名字,我的手在颤抖。而在孟良崮山下,绕过陈毅、粟裕的花岗岩雕像和象征革命军队、地方武装、人民群众团结战斗的雄伟的三角形纪念碑,我不由自主地走向无名烈士墓。这块墓地太大大啊,一排一排的墓碑,密密匝匝地一直排到视线模糊的地方。墓碑上都没有主人的名字,只敬着一枚硕大的大理石五角星,像白色的花朵静静地绽放着,那么朴素,却晃得人眼疼。好在墓地上的松树郁郁葱葱,为他们挡着过于强烈的阳光。我把脚步放轻,不忍打扰他们,让他们好好休息休

出有骨气的文化人的地方。

喜爱烟台,也因为烟台倚着胶东名山——昆崙山。昆崙山峰峦叠嶂,壑谷相连,草深林密,是养身修身也是藏兵屯兵排开战斗的好地方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烟台人民就在这里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,其时,昆崙山被日军视为恐怖之地——进山的日军不知会从哪棵树下哪个洞中射出子弹。因为昆崙山的军事价值,新中国成立后,我们常有部队驻在山中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一个秋末时节,我随工作组进山到一支部队去,车在曲折的山路上走了许久许久,才在天黑时分抵达部队驻地,下了车,只见四周全是黑黢黢的山头,山风吹过,万千的树木发出奇异的啸声。那支部队的一位接待人员在夜色中告诉我们,别看这里偏僻,生活有不便之处,却是胶东最宜居的地方,由于山深林密加上不远处有大海参与空气的调节,这里的空气纯净度和湿度都最宜人,尤其对人的肺部好,肺部不适和支气管有病的人,到这里住一段,常会不治而愈;这里是山东的长寿地区之一,山里的老人,活到八九十岁是很轻松的事情。我听罢在心里感叹,可惜这儿离自己的故乡太远,要不然将来退休之后来此养老那该多好。那次昆崙山之行,我看了王母娘娘的洗脚盆,听了王重阳创建全真道的故事,第一次洗了温泉澡,还吃了昆崙山上的山珍,呼吸了昆崙山中的好空气,回到济南,好长时间还在想着昆崙山。

烟台这地方,你只要去一趟,想不爱上她,都不易。



延年(中国画) 唐建

中原大地,埋藏着一个遥远的辉煌王朝。

这个王朝奠定了天下一统的基本格局——从北方阴山、燕山到长江以南,从西部陇山到东部海滨,以军事实力统治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。它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城,迄今依然诠释一个威权政治的庄严和繁华。它以青铜器皿为体系,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民族对天道的畏惧、对生命的热爱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。它创造了古典森严的甲骨文空字,让政令四通八达,成为整个华夏文明的中心。

这个王朝,就是殷商王朝,也是考古发现完全证实的王朝。五千年来,无数古国消逝在漫漫的历史烟尘,惟有中华民族一直绵延不绝。那些源远流长的文字和仪式,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悲欢,雕刻了一个古老族群共同的文化时光。

即使在衰败至极的八国联军侵华时期,那些战争的胜利者们,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:一个整合如此坚韧、体量如此巨大的文化共同体,任何列强都无法将其分而治之。

历史总是重复地证明一个简单的真理:让民族持续伟大的,不是急风暴雨式的军事暴力,而是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、抑或一个文明所能深入的深度和广度。

风云际会的21世纪,在一个巨大的全球化时代,中华文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。我们曾经赖以相互

认同的文化,安放我们心灵和乡愁的文化,还能不能成为我们坚实的信仰,还能不能适应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,还能不能让我们10多亿人凝聚在一起?

我始终认为,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渴望、对生命自由的向往、对诗意审美的追求,始终存在于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,存在于这块大地的一草一木,存在于历代先贤圣哲的一言一行中。这些有形的物质遗产和无形的精神遗产,依

然让我们感到敬畏,让我们有所归依。因此,文化的力量让我们彼此认同,让我们感到温暖,感到无数命运的汇集。因此,十集系列片《河之南》,是一次通过影像完成的文化朝圣之旅。影像是一种具体的艺术,难以精确地复原历史的发展轨迹和一个时代的风貌。我们只能通过采集历史的点滴片断,描摹和想象一个文化高原的时代。安阳,洛阳,开封,郑州,巴比伦,亚述,摩亨佐达罗。这些城市时而威震天下,商旅熙攘,时而朝秦暮楚,声色犬马,代表着不同文明倾尽财富和时间而堆积、触摸到

人类的天性,从来就有两个方面,一面是性善、为公、清廉;而另一面则是性恶、自私、贪婪。

不论古今,为官者既要有威信、威望,又要有威严、威仪。但为官者“威”自何来?是来自为公、清廉还是自私、贪婪,是靠施仁政还是靠颐指气使、耀武扬威?答案只能是前者。

宋人笔记《墨客挥犀》中说:包拯任知府,众吏近前请讳。包拯问:“什祖先之名,我们说话应当避开的,这就是讳。”包拯瞪着两只发怒的眼睛:“我没有什么讳,只讳吏人有贪脏污名之辈!”众吏战战兢兢地退了下去。

包拯之“威”实际上就是从这“惩恶崇廉”而来。宋朝民间有句谚语:“关节不到,有阎罗包老。”包拯那里是谁也打不通关节的,连太后、公主也无可奈何;搞贿赂拉拢那一套更是白日做梦。一句话,人情关系之路在他那儿走不通。如此一个包拯,“威严”则不树自来。

为官者当有此“威”,至少像包拯这一类清白之官的身上要有此威。他们的威历也要有,威严也罢,并非做给小民百姓看的,那是要官街里戴乌纱者,或与这一些人有关系有来往有勾结的人明白,本府衙既没有歪门,也没有邪道。王子犯法,与民同罪。用今天的话说,即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”。当今有些官员为贯彻上边的指示精神,有时也在讲话中、文件上说些“狠话”,可是听讲话或看文件的人,一点也不把这种“狠话”往心里去,尤其没有那种忐忑不安的感觉。原因是,类似的“狠话”已经听了多遍,狠说不一定狠作,要真狠作,讲话的人就可能是“施狠”的对象。他敢吗?这种官员无“威”可言,无“信”可

的历史状貌。但如果要衡量一个文明的向度和质地,考察一个伟大文明的原创力、辐射力和生命力,还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射到一个更为广阔的、将都城包含其中的大区域文化。

这个区域文化,就是以河南中西部为中心、延及关中、晋南、鲁西南等地的中原文化。潼之东,崤之西,江之北,河之南,

不仅是朝圣

杨晓民

擅乾坤之气,集四方之利,天下之中,是为中原。20多个朝代、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,由夏而清的4000多年历史,中原大地,有3200年占据着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制高点。两千多年来,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汉代的恢弘壮观,从魏晋风流到盛唐气象,一系列塑造中华民族思想价值的标杆,无不以中原大地为根基。

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朝圣之旅。两千多年前,中国两位思想巨擘老子和孔子,在东周洛阳相遇了,这次震撼古今的历史对话,注定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奠基仪式。公元774年的洛阳,李白、杜甫相

会,铸就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璀璨的时刻,这一时刻,让我们领略到在经济中久滞的精神生活:时值6月,蝴蝶翩翩,芳草萋萋,对酒当歌,那是怎样的疏狂不羁,怎样的自由奔放,怎样的逍遥洒脱啊!

还是中州大地,唐代张巡以8000名疲惫之卒,抗击安禄山10万叛军,苦守孤城睢阳(今商丘)。10月,城破,张巡与残存将士36人宁死不屈,慷慨就义。韩愈称赞他“就戮时,颜色不乱,阳阳如平常。”时至今日,我们依旧感动于张巡“守一城,捍天下”,舍生取义,视死如归的人格尊严与高贵气节。

这些事例不胜枚举。我只能概括地说,在省级行政区域中,河南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为壮观的文化奇迹,这些奇迹曾经被我们多数人遗忘了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,发生于大河之南的无数故事,特别是那些金石一样久远的精神遗产,仍然是维系当今这个庞大文化家国思想的渊源。

大河之南,一幅精英和草根文化相互书写的伟大历史画卷。朝圣的路上,我们继续寻找一种让民族持续伟大的力量。只要文字和思想在延续,一个民族就能延续。在商王朝覆灭的熊熊大火中,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完成了自我救赎;在全球化弥漫的时代,一个更为深远的自我审视的文明之光必将获得重生。

(此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河之南》一书的后记)

人师傅将温度高达1900度的出炉钢水倒入钢水包,然后运往浇铸站,他们紧张而忙碌,像在火阵里爬爬滚打的勇士。在罗庄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,进行的似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,精壮汉子们右手挥瓦刀,左手抓砖块,嗷嗷叫着赶进度,当空的烈日如焚如燃,疙疙瘩瘩的酱紫色肌块闪着油光,两臂酸胀,口干舌燥,浸湿毛巾顶在头上,水滴滴答答滋润全身,就又补充了力量。在金正大集团,我们看到工业园开闢、洁净、乳白色厂房之间是一块块得整整齐齐的绿地。而这一切仅仅用了十一年,废墟上就长出了这丛丛现代化厂房!

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临沂市新闻大厦十八层上。一进房间,拉开窗帘,城区的夜景展现在我面前。啊,好一个灯火的世界!街道上流动的灯火,公园里宁静的灯火,居民楼窗口温馨的灯火,商场里热烈的灯火,沂河沿岸染红了碧水的灯火,开发区那边挖掘机亢奋的灯火,还有更远处彩绸似的灯火、星星似的灯火……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新临沂。久久观赏着这壮丽景象,心潮起伏,我怎能不与六十多年前的战火联系起来?我觉得今天这辉煌的灯火就是从那场火变换来的,这一盏盏灯是为创造美好明天而牺牲的英雄们那永远不死、永远燃烧的心……

守。于是有些地方的会场上,报告与心声共鸣,有的人明目张胆地歪在椅子上睡大觉;有些文件虽一级一级往下发,但没有多少人认真阅读。有时一天就有各级领导机关下发的十几份甚至二十几份文件,按规定有关领导要逐一传阅。有人搞了一个“恶作剧”:将其中三份比较重要的文件,用浆糊粘上了几个页角。文件传回来后,所有领导都签了“已阅”字样,可是那三份粘了浆糊的文件,页角仍然原样粘着。

既然“威”从清廉而获,可是当今那么多官员不廉无“威”,难道是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吗?肯定不是。借用古人一句话,他们大多是“识得破,忍不过”。其实所谓“识得破”,那也多半是自欺欺人,实际上他是无所“识”,识者并非仅仅明白纸面上的道理,那种“明白”,如学生应付考试,或是应付官场讲演、或做官样文章。真正的“识得破”,总是要在实践中验证:任何情况下,行为都不会失控,且于践行中进一步体验、感受、领悟。这才叫真的“识得破”。行为“不失控”,也就没有了“忍不过”一说了。

此外,领导人的“威”也来自“畏”。一个敬畏人民群众,敬畏党纪国法,敬畏祖国和民族的神圣事业者,对待社会担当,群众期望,工作责任,就会小心谨慎,清廉律己,秉公行事,大事不糊涂。其实一个“清廉律己”,一个“秉公行事”,就足以形成一个领导人之“威”了。正如古人所说:“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;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,公则民不敢慢,廉则吏不敢欺。”

会,铸就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璀璨的时刻,这一时刻,让我们领略到在经济中久滞的精神生活:时值6月,蝴蝶翩翩,芳草萋萋,对酒当歌,那是怎样的疏狂不羁,怎样的自由奔放,怎样的逍遥洒脱啊!

还是中州大地,唐代张巡以8000名疲惫之卒,抗击安禄山10万叛军,苦守孤城睢阳(今商丘)。10月,城破,张巡与残存将士36人宁死不屈,慷慨就义。韩愈称赞他“就戮时,颜色不乱,阳阳如平常。”时至今日,我们依旧感动于张巡“守一城,捍天下”,舍生取义,视死如归的人格尊严与高贵气节。

这些事例不胜枚举。我只能概括地说,在省级行政区域中,河南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为壮观的文化奇迹,这些奇迹曾经被我们多数人遗忘了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,发生于大河之南的无数故事,特别是那些金石一样久远的精神遗产,仍然是维系当今这个庞大文化家国思想的渊源。

大河之南,一幅精英和草根文化相互书写的伟大历史画卷。朝圣的路上,我们继续寻找一种让民族持续伟大的力量。只要文字和思想在延续,一个民族就能延续。在商王朝覆灭的熊熊大火中,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完成了自我救赎;在全球化弥漫的时代,一个更为深远的自我审视的文明之光必将获得重生。

(此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《河之南》一书的后记)

人师傅将温度高达1900度的出炉钢水倒入钢水包,然后运往浇铸站,他们紧张而忙碌,像在火阵里爬爬滚打的勇士。在罗庄区的一个建筑工地上,进行的似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,精壮汉子们右手挥瓦刀,左手抓砖块,嗷嗷叫着赶进度,当空的烈日如焚如燃,疙疙瘩瘩的酱紫色肌块闪着油光,两臂酸胀,口干舌燥,浸湿毛巾顶在头上,水滴滴答答滋润全身,就又补充了力量。在金正大集团,我们看到工业园开闢、洁净、乳白色厂房之间是一块块得整整齐齐的绿地。而这一切仅仅用了十一年,废墟上就长出了这丛丛现代化厂房!

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临沂市新闻大厦十八层上。一进房间,拉开窗帘,城区的夜景展现在我面前。啊,好一个灯火的世界!街道上流动的灯火,公园里宁静的灯火,居民楼窗口温馨的灯火,商场里热烈的灯火,沂河沿岸染红了碧水的灯火,开发区那边挖掘机亢奋的灯火,还有更远处彩绸似的灯火、星星似的灯火……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新临沂。久久观赏着这壮丽景象,心潮起伏,我怎能不与六十多年前的战火联系起来?我觉得今天这辉煌的灯火就是从那场火变换来的,这一盏盏灯是为创造美好明天而牺牲的英雄们那永远不死、永远燃烧的心……

会,铸就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璀璨的时刻,这一时刻,让我们领略到在经济中久滞的精神生活:时值6月,蝴蝶翩翩,芳草萋萋,对酒当歌,那是怎样的疏狂不羁,怎样的自由奔放,怎样的逍遥洒脱啊!

还是中州大地,唐代张巡以8000名疲惫之卒,抗击安禄山10万叛军,苦守孤城睢阳(今商丘)。10月,城破,张巡与残存将士36人宁死不屈,慷慨就义。韩愈称赞他“就戮时,颜色不乱,阳阳如平常。”时至今日,我们依旧感动于张巡“守一城,捍天下”,舍生取义,视死如归的人格尊严与高贵气节。

这些事例不胜枚举。我只能概括地说,在省级行政区域中,河南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为壮观的文化奇迹,这些奇迹曾经被我们多数人遗忘了。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,发生于大河之南的无数故事,特别是那些金石一样久远的精神遗产,仍然是维系当今这个庞大文化家国思想的渊源。